



国粹之美

同学们眼中的京剧艺术是怎样的?是五彩斑斓的脸谱行头,还是一招一式的手眼身法?作为国粹的传承者,许多同学努力领悟其中的博大精深。同时,也有的同学在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评剧的婉转唱腔中,体会别样的民间韵味。同学们用稚嫩的声音和执着的热爱,让梨园薪火生生不息。

走圆场不能停

和平区耀华小学五年(5)班 马晓轩

“你来给大家唱几句吧!”上周的音乐课上,吴老师教完京韵版《我是中国人》,忽然点了我的名。

我忐忑地走到讲台前,抬头、挺身、提气,张嘴就唱:“啊——”坏了!声音又尖又飘,腔调拐错了弯儿。后排传来“扑哧”一声笑,我的脸开始发热。

突然间,我想起了姥爷给我比划的那个圆。

我加入学校戏曲社团不久,以为学京剧就是把嗓子练亮。姥爷听了直摆手:“京剧讲究唱念做打,光练唱不行。先要学会走圆场等基本功,看着简单,做起来可不简单。”我不服气:“不就是走路吗?”姥爷笑笑:“你试试就知道了。”

按照老师教的方法,我找来铅笔盒顶在头上,到小区空地上练。双手轻轻提起衣角,一小步、两小步、三小步……“咣当!”铅笔盒已经是第三次掉落。旁边一个小女孩笑得前仰后合,扯着嗓子喊:“你的铅笔盒比你跑得快!”我的脸烫得像火烧。

这时,姥爷走过来。他没有说话,只是给我比画了一个圆,又比画了一个“π”。“这不是圆周率吗?”我问。“对!”姥爷说,“圆周率后面的数字永远写不完,

学戏也一样,今天稳一点,明天快一点,一圈一圈地练,才能走出样子来。”

于是,我先慢慢走,再一点一点加快。铅笔盒掉了再捡,脚步乱了就重来,身子晃了就提醒自己:立腰、收腹,肩膀放松。不知过了多久,那个小女孩不再嘲笑了,反而带着几个小孩儿跟我学。小区空地上,出现了一群走圆场的“小学员”。

此刻站在讲台上,我正尴尬得不知所措。吴老师轻声说:“别急,你先走一圈圆场,把身法稳住,重新沉下气,找到发声的位置。”

我双手轻轻提起衣角,小步走了一圈。感觉脚步稳了,那颗乱跳的心也落了下来。我重新站好,没有急着唱,而是缓缓把气息送出去……

等我稳稳唱完,吴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,说:“同学们,它像什么?像我们脚下的路,也像一代一代人的接力。走圆场不能停,学京剧等传统文化也一样,得有人一步步走下去。”

我望着黑板上的那个圆,又想起姥爷的话,圆周率永远写不完。而我就是那无穷无尽中的一小步——只要我不停,圆就在脚下!

指导教师:张诗愚

啾呀声里飞出小喜鹊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六年(11)班 张美希

“啾——呀——”上周六清晨,我对着阳台练唱京剧《卖水》。

正把一句唱腔拖长,妹妹突然从被窝里弹起来,冲妈妈大喊:“姐姐又杀鸡了!”我气得扇子差点儿飞出去:“这是国粹!你懂不懂?”妹妹捂着耳朵:“反正像踩了鸡脖子。”

自从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活动,我就迷上了京剧,老师说我的嗓子适合学花旦。我练了一个多月,可妹妹死活不承认这是唱京剧,总说我唱腔像“杀鸡”。我暗暗下定决心:非让她改口不可。

早晨一开练,我先练“啾”字长音。妈妈听见后说,要声音往上走,不能干喊。我深吸一口气,然后慢慢送气:“啾——”声音闷闷地震在胸口。妹妹这次没吭声,有戏!

嗓子一歇,又开始较劲兰花指,拇指和中指一捏,前些天妹妹说捏得像鸡爪,现在总算有点弧度了。我对着镜子来回比划,手腕一翻,手指一翘,自己看着还挺美。

花旦走路要像踩在棉花上,步子小又快,身子不能晃。我在客厅来回走,两只脚飞快倒腾。正练得起劲,妹妹从房间出来,看了一眼,差点儿没笑趴:“姐,你是不是尿急?”

我脸一红,咬着牙继续走。一步,两步,三步……突然脚下一滑,“扑通”一声摔了个四仰八叉。妹妹笑出了鹅叫声,妈妈也从厨房跑了出来。我揉着膝盖,瞥见妹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心里憋了口气:等着瞧!

我一边揉着膝盖,一边把那口气拧成一股绳:都练这么多天了,今天非要让她说句好听的不可!

我深吸一口气,重新站到阳台。这次不练唱,不练步,就练一个最简单的——站姿。脊背挺直,下巴微收,双手轻轻交叠在身前。我站得纹丝不动,像一棵小松树。

妹妹本来要回房间,走到一半停住了。她歪着头看了我一会儿,忽然走过来,学着我的样子站好,小声道:“是这样吗?”我没说话,轻轻翘起兰花指,她也跟着翘。我慢慢转身,她也转身。我试着轻轻哼了一声“啾——”,这回声音竟不闷了,像一缕清风吹过窗台。

“还像杀鸡吗?”我问。妹妹笑着摇摇头,随后她补了一句:“像……像家里养了只小喜鹊。”我忍不住弯起嘴角,扇子一抖,又亮了个相——这回,连窗外的喜鹊都安静了!

指导教师:厚玉莲



杨丽莉绘

水袖轻舞

和平区西康路小学
四年(11)班 王麒雅

“挂树上了!”上周二下午的学校排练室里,十几个脑袋挤在窗口。

操场边一棵树的枝杈上,一条雪白水袖随风轻晃,像朵迷路的云。

事情要从评剧社纳新说起,我报了名。老师示范《花为媒》,水袖甩得忽如流云,忽如回雪。可这白练到了我手里,立刻变了脾气。

学“抛袖”,老师示范得行云流水,可我一甩——“哎哟!”水袖结结实实抽在自己脸上。同学们窃笑,老师轻按我的手腕:“太紧,要松!”我较了两周劲儿,脸抽红了,消了又红,手腕僵得像个体疙瘩。

这天下午,我铆足力气一扬胳膊,水袖竟飞出窗外,挂在了树梢上。最终,老师拿竹竿帮我够了下来。

排练休息时,我抱着水袖坐着,不想说话。与我一起排练的欢欢坐在旁边,从口袋掏出一根红绳,自顾自翻起花绳来。她翻了一个“面条”,又翻了一个“降落伞”,手指绕来绕去,绳子老老实实跟着走。

“你教我。”我说。她把绳子套在我手上,我绕了两下,一使劲,绳子拧成了死疙瘩。“你太使劲了。”欢欢把死疙瘩解开,“手指要轻巧,顺着劲儿走。”她慢慢给我演示着。

我盯着她的手,手腕不僵不硬,像风吹柳条。我试了一次,心里想着“轻巧”,手指顺着绳子慢慢绕。绳子翻过去了,虽然歪歪扭扭,但没打结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,忽然明白了:刚才翻绳时,手腕是松的、活的;而抛袖时,我一直在跟水袖较劲。

我抱起水袖站起来,心里想着翻绳的感觉,手腕不再绷紧,而是顺着水袖的劲儿轻轻一送。水袖“唰”地飞出去,在空中打了个舒展的弧线,又乖乖落回我小臂上。虽然还不够漂亮,但已经不抽脸、不拧劲儿了。我心头一喜,又试了几次,一次比一次顺。欢欢看了直拍手:“再来!”我心里乐开了花。

接下来的排练,老师喊“抛袖”。我心里想着那条红绳,想着欢欢翻绳时那轻轻绕来绕去的灵巧的手指,想着手指是怎样顺着绳子走的。手腕柔柔地一转一送,水袖划出一道雪白的弧线,像一只白鸽轻快地掠过,稳稳落回胳膊上。老师见了眼睛一亮:“很好!”

我回头看去,欢欢正看着我笑,眼睛弯成了小月牙,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。笑。

指导教师:周玉荣

竹杖·老旦情

和平区耀华小学
六年(7)班 李玉晴

那根青黄透亮的竹拐杖,从学京剧那天起就陪着我。练老旦台步,全靠它稳住重心、撑起身段风骨。可就上周六,它忽然不见了!

这天清晨,晨光斜洒,我推开了戏曲培训班的练功房门,像往常伸手往墙角一探——空的,心里猛地一揪!我急得直跺脚,把桌子下、门后面、窗帘旁等翻了个遍,还是没有。

这根竹杖是培训班老师帮我挑的,竹节匀称,握在手里不滑不涩。一天天磨下来,杖身早已温润发亮,杖底也磨出了刚好贴地的弧度。没了它,我连最简单的“拄杖慢步”都迈不出那份苍劲沉缓。

我赶紧跑去询问做卫生的阿姨。她想了想说:“昨天收拾房间时好像见过,也许收进杂物间了。”

我随阿姨在杂物间里翻得满头是汗,忽然摸到一根硬硬的东西,一把抓出来,心却凉了半截儿:这根比我的短一截儿,杖身还有一道细细的裂缝,握上去冰凉陌生,不是我的。

我又挨个儿敲开隔壁练功房的门,可每个人都摇头说没见过。走廊里忽然安静下来,我站在那儿,鼻尖一阵阵发酸。竹杖虽然不值几个钱,可它就像个老搭档,陪我熬过无数次练习。没了它,心里空落落的,连呼吸都不对劲。

回到练功房,我只能对着镜子练念白。开口那句“叫张义我的儿啊”,声音发飘,像断了线的风筝,落不到实处。

老师常说“千斤话白四两唱”,老旦念白每个字都要咬得瓷实,从嗓子眼里滚出来,送到观众耳朵里,更要落进角色的骨血里。可没有竹杖借力,那份沉缓的气韵怎么也找不回来。

晨光从窗边慢慢移到屋子中央,我的心却越来越乱,静不下来。

就在我沮丧之际,老师轻轻推门进来,手里正握着那根熟悉的竹杖!

“昨晚有几个新生来学戏,好奇拿去比画身段,走的时候忘在办公室了。”老师把竹杖递给我,“今早才看见。”我眼眶一热,两步迎上去,紧紧握住竹杖,指尖触到温润光滑的杖身,它还带着老师掌心的温度。这一刻,心里所有的慌张、委屈、焦灼,像被风吹散了。

当天上午,我没有苦练台步,也没有死抠唱腔细节。只是握着那根竹杖,在镜前慢慢踱步。一步,又一步,它贴身相随,安安静静,仿佛一场小小的“走失”从未发生。阳光漫进练功房,铺满了一地,心情也愉悦起来。

我忽然明白了,原来这根普普通通的竹杖,陪我走过慌张、焦灼,也走过失而复得的踏实。它从来就不只是一件道具,是落在掌心里的温度,是我戏里戏外离不开的好伙伴!

指导教师:路正拓

投稿邮箱

jwbxiao zuowen@126.com